

甜·蜜·的·女·人

【苏】维列姆波斯卡娅等著 林世昌等译



TIANMIDENUREN

湖南人民出版社

甜蜜的女人

〔苏〕维列姆波斯卡娅等著

林世昌等译



甜 蜜 的 女 人

【苏】维列姆波斯卡娅等著

林 世 昌 等 译

责任编辑：王 璞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330,000 印张：16 印数：1——83,000

统一书号：10109·1594 定价：1.35元

目 录

一、	交 换	尤·特里丰诺夫 著 王金陵 赵瑞平 译	1
二、	初 步 总 结	尤·特里丰诺夫 著 章海陵 译	79
三、	尘世的生活	安·伊万诺夫 著 赵 泓 译 许贤绪 校	173
四、	战争的回声	卡·阿纳托利 著 黄伟经 译	267
五、	甜蜜的女人	依·维列姆博夫斯卡娅 著 林世昌 译 郭锴权 校	358

交 换

尤·特里丰诺夫 著
王金陵、赵瑞平 译

七月间，德米特利耶夫的母亲，克仙妮娅·菲道洛芙娜，病得很厉害，进了鲍特金医院，躺了十二天，怀疑是不治之症。九月做了手术，怀疑证实了，但是克仙妮娅·菲道洛芙娜自己认为她不过是得了溃疡病，所以觉得好些了，不久起床下地，十月出院回家，人也胖了，更加深信自己已经完全好转。可是就在克仙妮娅·菲道洛芙娜出院之后，德米特利耶夫的妻子居然张罗起交换房屋的事情来了：她决心马上把婆婆搬来同住——婆婆本来独自一人住在工会街一间二十平方米的好房子里。

德米特利耶夫过去也曾提起要和母亲同住的事，而且提过不止一次。不过这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时莲娜和克仙妮娅·菲道洛芙娜的关系，还没有今天，德米特利耶夫结婚十四年后的今天这样僵，这样不可调和地对立。他每次提到这件事，总要遭到莲娜的坚决反对，所以近年来这种想法越来越

淡漠了。唯有生气的时候，才会旧事重提。它已经成为夫妻间口角争吵时可以顺手抛出的随身武器了。如果德米特利耶夫想要刺激刺激莲娜，责怪她自私或是冷酷无情，他便讲：

“无怪乎你不肯和我母亲同住呢”。而每逢莲娜需要嘲笑他或是戳他痛处的时候，她就说：“所以我才不能，而且永远也不会跟你母亲同住，因为你跟她一模一样，有你一个我已经够受了”。

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婆媳之间的不和使德米特利耶夫心神不安、十分苦恼。不知多少次，他为了母亲的缘故跟妻子大吵大闹，由于莲娜的一句挖苦话，他会气得大发雷霆；同时，他又为了莲娜尴尬地跟母亲一再“解释”，而事后，母亲总是一连好几天不跟他说话。他想尽办法把她们捏在一起，要她们重归于好，设法让她们一起到别墅居住，有一次还替她们两人都买好里加^①海滨的疗养证，但是这种种努力统统是徒劳。两位妇女之间存在着某种无法消除的隔阂。他真不理解，为什么会弄到这种地步，虽说从前他也经常苦思苦想。为什么这样两个受人尊敬的知识妇女——克仙妮娅·菲道洛芙娜在科学院一个大型图书馆里工作，是一位书目学专家，而莲娜是英国技术专著的翻译，据说还是个优秀的翻译，甚至还参加过编写翻译教科书的工作——为什么这么好的两位妇女，而且她们都同样热爱着德米特利耶夫，他也是个好人，还有他的女儿娜达施卡，居然如此固执地彼此怀着逐年增长的反感呢？

起初他痛苦，他惊讶，绞尽脑汁，但后来习惯了。因为

① 苏联拉脱维亚共和国首都。

他发现周围家家一样，而他们竟习以为常，于是他也就习惯了。他逐渐明白了一条真理，并以此自慰：生活中除却平静没有更为明智、更为宝贵的东西，因而必须竭尽全力来保护它。所以当莲娜突如其来地讲起要跟马尔库舍维奇夫妇换房的事——这时夜已深了，早已吃罢晚饭，娜达施卡也已睡去，——德米特利耶夫大吃一惊。马尔库舍维奇是什么人？莲娜怎么会知道他们的？他们在小格鲁吉亚街上有两间一套的单元。他突然理解了莲娜那隐秘而又直截了当的思想，由于这理解，他心中感到恐惧，脸色苍白，心情沮丧，简直不能抬起眼睛去看莲娜。

由于他一直默默无言，莲娜就接着往下讲，她说母亲的房子在工会街，马尔库舍维奇的妻子在边界街附近工作，距离近，有地利，所以他们肯定愿意交换，不过对他们的房子当然要给点补偿。否则谁会感兴趣。当然也可以把他们的房子想办法再去换更好的，那就要三方交换了，不过这也不可怕。就是必须赶快行动。每天都要有所进展。最好找个中间人。刘霞有个熟人，是个小老头儿，非常和蔼可亲。尽管他不肯给任何人留下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总是突然出现，真象个地下工作者，不过他这几天应该到刘霞家去了；因为她还欠着他的钱呢。这是一条规矩：对这种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能预先付钱……

莲娜一边铺床一边说。他没办法看见她眼里的神情，现在可真想看到，但是莲娜一会儿侧着身子，一会儿又用背对着他，等她一转过身来，他立刻直瞪瞪地盯了她一眼——从她那双因夜读过久而瞳孔扩大的近视眼里，看见了决心。显然她对这次谈话是早有准备的，也许从她知道母亲病情的第

一天开始就酝酿了。那个时候她就忽然产生了这个念头。当他胆战心惊，东奔西跑地找医生，打电话交涉医院，四处张罗，万分苦恼之时——她却是再三思考，反复盘算。于是找到了什么马尔库舍维奇之流，说也奇怪，他现在既未感到愤怒，也没觉得痛苦。脑子里不过突然闪现了一个念头：“生活多么冷酷无情！”其实莲娜也没什么过错，她不过是这个生活的一部分，这种冷酷无情的一部分。再说，难道因为一个人生来。譬如说，不能欣赏音乐，就要生他的气吗？莲娜生来有点冷酷——不对，不能说是冷酷，这太过分了，——是冷漠。可是当莲娜另一种更为强烈的本性——实现自己愿望的本领开始行动的时候，前一种特点——冷漠——就格外突出了。

他随便抓到一个问题就问：既然已经找到小格鲁吉亚街的房子，为什么还要中间人呢？假如要把他们的房子再换出去的话，就需要一个中间人。而且可以加快交换的速度。只要住房证没到手，她决不会付他一分钱。费用并不算贵，一百来个，最多一百五十个卢布。也就是这样了。莲娜对德米特利耶夫的闷闷不乐按照自己的想法去理解。真是一个敏感的人，一个心理学家。他说，这件事，她最好搁一搁，等他自己去跟母亲讲，如果他不讲，那就是没有必要，不行，现在不是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维佳^①，我明白。原谅我，”莲娜吃力地说，“但是……（他发现莲娜觉得这些话很难出口，但她仍然说到底。）
第一，过去是你先提出来的，对吧？而且提过许多次。第

^① 维佳是维克多的小名。

二，这件事对大家都好，首先是对你母亲。维吉卡^①，我的亲人，我完全能理解你，比任何人都怜惜你，但我还是要说：需要这样做！你相信我……”

她搂住他。越来越紧。他知道，这种突如其来的爱抚是真诚的。但是他心里生气，于是用胳膊肘把莲娜推开。

他闷闷不乐地说：“你不应该现在就说这种事！”

“那好吧，好吧，原谅我。但是我关心的并不是自己，真的……”

“别说啦！”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低声喝道。

莲娜走到沙发床前，默默地继续铺床。她从床头的抽屉里拿出一条粗格台布，平时它铺在床单下，有时也按它本来的用处铺在饭桌上。她此刻在台布上铺好床单，床单没铺平，鼓鼓囊囊地，于是莲娜弯着腰伸长了手去够床角的单子——她的脸顿时涨得通红，肚皮低垂着，使德米特利耶夫觉得她的肚子特别大，——莲娜终于把床角弄得平平的（德米特利耶夫铺床的时候，从来不管这些），然后她把两个枕头扔到床头，有一个枕巾不大干净，这是德米特利耶夫的。莲娜又从抽屉里掏出两床被子，声音微微颤抖着说：

“你似乎在责备我不懂分寸，说实在的，我的确是为我们大家着想……为娜达施卡将来着想……”

“你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啦？”

“你怎么能现在就说这种话呢？亏你真说得出口？简直叫我太吃惊了。”他感到越来越气愤，要发脾气了，“真

^① 维吉卡与以后将提到的维青卡都是维克多的爱称。

的，你的良心象是有什么毛病。欠缺点感情。有点那个，原谅我，不人道的东西，怎么能这样？生病的是我的母亲，不是你的，对不对？假如我……”

“轻声点。”

假如我是你的话，决不第一个……”

“轻点！”她甩了甩手。

两个人都侧耳倾听，没有什么，一切安静。小女儿睡在屏风后面的角落里。屏风后面放着它的小书桌，晚上她就在这儿做功课。德米特利耶夫做了个小书架，挂在桌子上面。还引了一条电线装上台灯——于是屏风后面就变成一个特别的小房间，家里的人把它叫做“小单间”。德米特利耶夫和莲娜睡在一张捷克造的沙发床上，这是三年前买的，很走运，成为朋友们羡慕的物件，沙发床放在窗边，它和“小单间”之中隔着一个雕花的橡木橱柜，这是莲娜的奶奶留给她的，——这个怪里怪气的东西，德米特利耶夫好多次想卖掉它，莲娜也不反对，可是他的丈母娘不肯。薇拉·拉扎列芙娜住得不远，过两栋房就到了，几乎每天到他们家来，说是“帮助帮助娜达申卡^①”，“减轻一点莲娜的负担”，实际上唯一的目的就是毫不客气地干涉别人的生活。

每天晚上躺到捷克造的沙发床上以后，——这张床并不太结实，买了没多久就摇摇晃晃，身体稍一动弹，它就吱吱嘎嘎响，——德米特利耶夫和莲娜总要侧着耳朵仔细听“小单间”的动静，努力弄清楚小女儿睡着了没有。德米特利耶夫还要检查一下，悄悄叫着：“娜达施卡！娜达施卡！”莲娜

① 娜达申卡和前面的娜达施卡都是娜达莎的爱称。

踮着脚走了过去，凑着屏风缝往那边瞧。六年前，他们请过一个保姆，她就睡在房间里的一张行军床上，因为邻居范节耶夫夫妇不同意在过道里搭床。老太太失眠，耳朵很灵，一夜夜地嘴里嘟嘟哝哝，竖着耳朵听，一会儿是耗子在抓东西，一会儿是蟑螂爬，一会儿又是厨房的水龙头没拧紧。后来老太太走了，德米特利耶夫两口子高兴得简直跟度蜜月一样。

莲娜悄悄说：“她又是做物理题直到十一点。应当找个什么人……安东宁娜·阿列克谢耶芙娜家有一个很好的家庭教师。”

莲娜把话题转到娜达施卡的苦楚，就说明她对德米特利耶夫的辱骂让步了，并没有把这些放在心里，——这可不象莲娜平时的表现，这说明她十分需要和解，而且要把这件事情进行到底。但是德米特利耶夫还是不想和解。他反而越来越气忿，因为他突然意识到莲娜最不通人情的地方就是——她谈起这件事来，似乎早就打定主意，而且德米特利耶夫也是早有此意，彼此心照不宣了，似乎一点指望都没有了。她居然敢这样说话！

这种事简直没法跟她解释得通。德米特利耶夫从椅子上跳了起来，抓起他的睡衣和毛巾，一言不发，几乎是从屋里跑了出去。

几分钟以后，他回到屋里，床已铺好。屋子里弥漫着一股香水味。莲娜穿着一件没系扣的睡袍，站在镜前梳理头发，脸上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情。也可以说她把委屈深埋在心间了。但香味暴露了她的心思，这是一个和解的召唤，一个约请。她一只手捏着睡袍的胸襟，另一只手揪着下摆，迈着一

种轻盈而干练的步伐，对德米特利耶夫毫不理睬，迳自穿过他的身旁朝过道走去。德米特利耶夫近日再三吟诵的一首诗，此刻又回想起来：“啊，上帝，病人心想，他闭眼坐在沙发床边，你的所作所为是多么完美……”他就这副模样坐了几秒钟。他知道莲娜的内心深处感到满意。因为最困难的事已经完成：她话已出口。如今应当把这伤口舐平，简直可以说这不算伤口，不过是抓破了一个小口子，而且还是非抓破不可的。正象打了一针。应当用棉花按上。虽然当时有点痛，可是以后就好起来了。最要紧的是以后就好了。他并没有叫嚷，也没有跺脚，只不过是脱口而出说了几句气话，然后就跑到浴室去洗脸刷牙，此刻要睡了。他躺在床上靠墙的那边，面对着壁纸。

莲娜一会儿就来了，只听见“卡塔”一声锁好了门，接着是睡袍哗里哗啦响，干净的睡衣悉悉瑟瑟，后来关了灯。虽然她蹑手蹑脚，努力减轻自己的分量，但是沙发床在她沉沉的体重之下仍然吱嘎吱嘎地响了起来，于是莲娜对这个声音玩笑地悄悄说：

“哎哟，我的老天爷，多可怕呀……”

德米特利耶夫不说话，也不动弹。过了一会儿，莲娜把手放在他的肩上。这并不是抚爱，而是一种友好的动作。甚至可能是对自己过错的一个真诚的承认，是要求他翻过身来的一个表示。但是德米特利耶夫依旧纹丝不动。他真想立刻睡着。带着一种报复心理进入静止，沉入梦乡，所以他没有时间再去表示宽恕、悄声细语的解释，掉过脸去表示宽宏大量，他现在只能去惩罚冷漠无情。莲娜的手开始轻轻地抚摸

着他的肩膀。这是彻底的投降！用这种小心翼翼的触摸来表示自己对他的疼爱，恳求宽恕，为自己心灵的冷酷表示歉意，其实对这种冷酷也可以找到托辞，她就是要唤起他的明智，他的善心，唤起他同情她的力量。但他竟不退让。他内心有一股尚未完全冷却的力量妨碍他掉转身来伸出右手将她搂抱。他，透过渐渐临近的睡意，似乎看见一座木屋的台阶，克仙妮娅·非道洛芙娜站在台阶的最高一级，正在用格子手巾擦手，还看见她那缓缓的目光，迳自注视着德米特利耶夫，完全不顾那个长着淡黄头发，穿着一身鲜蓝丝绸连衣裙的姑娘，还听见她那低沉的嗓音：“儿子，你考虑成熟了吗？”这声音如此低沉，因为它来自遥远，来自寒冷的五月，当时大家都还非常年轻，华利卡下河游泳去了，德米特利耶夫练习二普特重的哑铃，托利克骑着“奇异”牌自行车买酒去了，路上闯坏了栅栏，叫来了警察，后来莲娜在冰冷的阳台上，路灯光在玻璃窗上摇曳不定，她心里难受，搂着他边哭边说：她一生一世决不爱别人，她对他妈妈的话也无所谓。妈妈一清早骑着轻便摩托，车把上挂着小桶，到车站去买牛奶和面包。这真是她的不幸——想到什么马上就脱口而出。“儿子，你考虑成熟了吗？”还有什么比这句可怜而荒唐的话更无用的呢？当时他什么也不再考虑。五月的刺骨寒风吹落了刚刚绽开的嫩叶，这也正是他们当时可怜的心情。那时妈妈在学英语，仅仅为了自己能看懂原文小说；德米特利耶夫准备考研究生，所以他俩一起向伊琳娜·叶甫金妮耶芙娜学，但是莲娜来了以后，他俩也是一同突然中止了学习。妈妈用雨伞尖敲敲阳台的玻璃窗——那时还不算晚，才晚上七点：“出来吧！伊琳娜·叶甫金妮耶芙娜等着哪！”德

米特利耶夫和莲娜盖着一床宽大的棉被，假装睡着了。雨伞尖又犹豫不决地敲了两下，然后皮鞋踩着松果咯吱咯吱响——妈妈默默地走了。她自己也不想再学英语了，对侦探小说也失去了兴趣。有一次她听见莲娜笑着模仿她的发音。目前无法挽回的一切，正是从那个装着玻璃窗的乡村阳台上开始的。

莲娜的手一直搁在他的肩上。十四年以来这只手也起了变化——以前是那么轻盈、凉爽。现在，当它放在德米特利耶夫肩上时，已经有点分量了。德米特利耶夫一语不发地翻过身来，转到左边，伸出右手抱住莲娜，把她往自己跟前拉，他朦朦胧胧地觉得自己有权这么做，因为他已经睡着了，还做了个梦，也许现在还没有醒呢。无论怎么样，他都紧闭双眼一语不发，真象是一个熟睡的人，即使在莲娜非常渴望他能对她说些什么的时刻，他也仍旧保持沉默。只有后来，他真的睡着了，夜半两点左右，他嘟嘟囔囔地说了几句莫明其妙的话。

德米特利耶夫到八月满三十七岁。有时他觉得自己还是前程似锦呢。

这种乐观精神经常出现在早晨，一觉醒来，突然觉得头脑清新，精力充沛——天气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打开气窗，有节奏地甩甩手，弯弯腰。莲娜和娜达施卡比他早起一刻钟。薇拉·拉扎列芙娜有时候送娜达施卡上学校，一清早就到他家来了。德米特利耶夫闭着双眼躺在床上，听着女人们走动时鞋底擦地沙沙响，大声的说笑，碟呀碗的弄得叮当响，娜达施卡发牢骚：“又是粥！你们就不会做点别的啦？”莲娜，跟往常一样，每天早晨下床就有气，于是喝道：“我叫你瞧

瞧这个‘别的’！坐好！”岳母唠唠叨叨：“要是别的孩子也跟你似的，有这些东西……”这当然是谎话，别的孩子也有这些，恐怕还要更多。但是每逢这样的早晨，德米特利耶夫醒来时满心都是说不清道不明的乐观情绪，所以什么事情都不会使他生气。他从高高的五层楼往下看有喷泉的街心花园，看看街道，挂着无轨车站牌的柱子，等车的人越来越多了，再往后是一个公园，地平线上无数高楼大厦和一片蓝天。邻近房子的阳台上，离这儿很近，不过二十米吧，常常有一个不算好看的年轻妇女，戴着眼镜，穿着一件不整洁，束着腰带的短睡衣。她蹲在地上侍弄阳台上的盆花。摸摸弄弄的，看看叶子底下，还把有的叶子拉起来闻闻。由于蹲在地上，她的睡衣敞着，露出白里透青、粗大的膝盖。这位妇女的脸色也跟膝盖是一个色调，白里透青。德米特利耶夫一边弯腰、直腰，一边观察着这个女人。他透过窗帘看着她。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尽管他根本不喜欢这个女人，——可是这种隐秘的观察给他一种兴奋。他想到自己还有前途，才三十七岁嘛——又不是四十七岁，更不是五十七，他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走廊里响起了一阵忙忙乱乱的脚步声，还伴随着莲娜的喊叫：“书包带了没有？过马路不要跑！Attention^①孩子们，attention”，娜达施卡和邻居范节耶夫的华丽亚，六年级的小学生，一同在八点三十分离家。楼梯在她们的奔跑下震得直颤动。德米特利耶夫钻进浴室，关上门，三分钟之后一个轻轻的叩门声打断了他的思路。“维克多·格奥尔

① 英语：小心、注意。

吉耶维奇，今天星期五，我要洗衣服，求您——快点！”这是邻居伊拉伊达·瓦西里耶芙娜的声音，德米特利耶夫的岳母从来不跟她说话，莲娜对她也很冷淡。只有德米特利耶维奇尽量客客气气，保持着自己的客观和独立自主的态度。“好吧！”随着流水哗哗，他回答说，“马上就好。”他打开冷水加温器，迅速地刮着胡子，在热水里涮着刷子，然后把脸俯在一个发黄的旧洗脸池上洗着脸，它的边已经残缺不全，早该换了，但是见鬼的范节耶夫在什么池子上洗脸反正无所谓，而伊拉伊达·瓦西里耶芙娜又舍不得钱。过了一会儿，他嘴里吹着曲子，手里拿着报纸——他打浴室出来，在过道的信箱里顺便拿了出来——回到房间里去。桌上摆满了娜达施卡和莲娜吃过的空碟空碗。这时，莲娜正急急忙忙准备走了。她比娜达施卡晚十分钟离家，岳母来照顾德米特利耶夫吃早饭。德米特利耶夫并不特别高兴，丈母娘侍候女婿也没有什么热情——这是她每天早上做出的小小的牺牲。这是一种并不显眼的行为，但是它们构成了薇拉·拉扎列芙娜这类具有忘我天性的勤劳妇女的一生。

有时德米特利耶夫发现莲娜不过是为了表现她没有功夫替他做早点，实际上她完全有足够的时间。但她有意把这件事推给母亲：好让德米特利耶夫，这个做女婿的，对自己的丈母娘哪怕有一丁点儿，有一刹那的感恩戴德也好。她甚至还会凑在德米特利耶夫的耳旁悄悄说：“别忘了谢谢妈妈！”他说了声谢谢。他领悟到这种种都是调整家庭关系的手段，因而有时就根本不予理睬，有时暗自生气，全凭他的情绪而定。薇拉·拉扎列芙娜总是以自己的方式——温和的挖苦来对付他的生闷气。“瞧瞧，维克多·格奥尔吉耶维奇

这么快就腾出了浴室！真是好样的！”她一面用擦碗布擦擦餐桌上为他空出来的一小块地方，一面笑着讲：“因为女邻居来求了嘛……”如果莲娜在场就会决然地打断她的话：“这跟女邻居有什么相干？维佳洗脸一向就快”。“所以我说：好样的，好样的，象军人一样……”

就在那个十月初的清晨，窗外一片蔚蓝，房间里充满从对面白色砖房反射过来的阳光，而且没有听见薇拉·拉扎列芙娜的声音。德米特利耶夫刚刚睁开眼睛，顷刻间不由得满心欢喜——这是由于阳光和光亮吧，但紧接着想起了昨天的事，蓝色的天空顿时暗淡了，窗外正是一个明朗而寒冷的秋日。早餐以前，无论是他还是莲娜，彼此一言不发。德米特利耶夫给克仙妮娅·菲道洛芙娜打了个电话，打到巴甫林诺沃，给姐姐洛拉，母亲现在住在那儿，克仙妮娅·菲道洛芙娜的声音精神抖擞，她讲昨天晚上伊西道尔·马尔珂维奇来过，认为情况很好，血压正常，建议她等到一落初雪就找个莫斯科城郊的疗养院去休养，接着她又提出许多有关娜达施卡的问题，她的眼睛怎么样，物理课的三分是否有所改善，他们给不给她胡萝卜吃，要生的、切碎的，这个东西对眼睛最有益，还问德米特利耶夫出差的事有什么消息，挂了电话之后，他感到真象是头痛顿时消失，立刻无限轻松。他突然想，没准一切都会安然度过。常有诊断错误的事，甚至是最最难以相信的错误。挂了电话以后，他怀着这微小的喜悦和瞬息的希望回到房里——娜达施卡已经走了，莲娜正在急急忙忙地打扮，衣服穿了一半。身上只有裙子和黑衬裙。她裸露着双肩——，他走过莲娜身旁，轻轻地拍了一下她的臀部，亲热地问：“情绪如何？”